

序

余友方子春旣歿之明年其門下生以所著
生齋自知錄暨日識日識續彙而付諸梓余爲
董其事刻旣成披而讀之乃慨然歎曰甚矣人
之好奇而惡庸也好華而惡質也好名而惡實
也世之學者從事於詞章十之七從事於訓詁
十之二從事於性理或十不得一何也惡庸惡
質惡實之病中之也然治性理之學其弊亦有
二專尙心知者易涉虛無其卒也必入於佛高
談養性者易流清靜其卒也必入於老至掇拾

序

一

前人緒餘不精其擇不求其知其言皆糟粕耳
與二者之言均非學也必也得之於心致之於
行內外交修體用兼備則其爲言如日用飲食
之不可緩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昔之醇儒斯
能之學其可易言哉方子少事帖括以詞章負
聲稱後乃盡棄之而從事於心知力行故其言
皆親切有味境遇益困而所學益進亦可以知
其中之所存矣余與方子交最契於其歿也雖
墓草屢宿心有餘痛焉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
猶幸有是書得朝夕相對庶可以寡余之過乎

爰贅語於卷端用悲方子之不可復作而并以
自勵云道光丙申秋七月秀水鄭照拜序

序

二



白紙云... 卷中... 不可復作... 鄭照拜序

生齋自知錄目錄

卷一 一百三十五條

受業 吳江陳振麟
秀水鄭慶筠校刊

卷二 一百二十九條

卷三 一百二十四條

峒幼承父師之訓頗知謹守繩墨二十歲
後逐於時名溺於辭章矜心傲氣日甚一
日蕩然無復本性之存甲申乙酉間稍知
自悔漸有志於爲學然心未專一用功亦
不得要領至丁亥秋病臥兩月枯淡寂寥
之中覺天理森然在目時適購得二程遺

生齋自知錄目錄

一

書因命兒子取易傳從旁誦之不覺躍然
欲起病亦旋愈嗣是爲學之志始堅凡讀
書所得與己之受病處並識於冊以備遺
忘今年年四十矣爰取舊稿刪存三卷題
曰自知錄取易復卦之義也昔者顏子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峒志氣
昏弱豈特知之而復行正恐所知者之猶
不能盡知也此峒所以懼也辛卯除夕朔
夫自序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近覺書冊上句句是實話天地間處處是實理工夫真不可一息間斷

凡事必嚴於始慎於微讀易而知之

不知不愠工夫極難未到此地位且須孳孳於

學

與世俗應接必須恭謹自持容貌言語間不可

稍有徇俗於人終不能合徒失己耳

爲學全在刻苦以孔子之聖尚且發憤忘食况

吾人中下之資乃優游自逸欲望成就安可得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一

乎

近見論學者惑於姚江之說自誤誤人貽害不

小始信陸清獻之學術辨具有苦心其黜邪崇

正之意固與孟子朱子先後同揆也

思此身無益於地方凡職分當爲之事皆不得

爲殊悵悵

鼓鐘于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臯聲聞於野此

理信得及時不能不愼獨

處貧乏之境惟有順以聽之不可預爲安排纔

安排便生利心矣

從先進凡事皆然如今日謁見長官應接賓客以及往來酬贈之儀皆須有從先進意思纔好觀夫子哭顏淵可知用情之準

夫子哭顏淵哀痛如此而拒顏路之請車責門人之厚葬絕不苟且徇情可見聖人處事必到至善地位無毫髮之憾究而言之則直而已矣靜中念西銘一過有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意思必到十分善處方是善

直是要誠參一毫僞不得內卽外外卽內如形影之不相離故君子必慎其獨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二

一分善則一分應十分善則十分應眞無毫釐之爽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德教未孚只須責己

行事不可有私意攙和稍有攙和便勞攘便致悔吝

聞柚子香知誠中形外之理

無處非天理故隨處要循理
獨步庭中見樹木陰翳羣鳥和鳴無非天命之流行因念人若行不著習不察直與鳥獸草木

等耳所以學者要格物

能恕斯能全其愛之理故求仁莫近焉彊恕而行可馴至萬物各遂其性
稍有一毫自私之念便與天地萬物隔絕忠恕二字可弗勉哉

順理便快活簡易從欲便艱苦勞攘

每事只求自盡自然和平
須要肯喫虧不肯喫虧何由入道
至誠惻怛之意不可一刻忘

愚昧者欲轉之自新甚難中夜展轉不能自己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三

王文正公言知他不是豈可學他不是此言須深體之

常人無未發之中蓋爲此心憧憧然不復見中體也程子謂敬而無失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中旨哉斯言願守此終身而已

凡事順理而行利害則聽之不可有歆羨畏怯之心

目前所處之境已是貞字地位須一切收斂爲

主

周元公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李延平瑩徹無

瑕如冰壺秋月日用間常存此意方有進步
處困阨之境最有益見得到立得定全在此處
試驗
眞知太極圖道理方能謹獨
惟智所以行其仁是非不明則其爲仁也非姑
息卽二本害轉深矣

質行爲貴向來只是話說
有尋常習慣之事自以爲無害而實害理者此
最難省察直須處處留心
道理活變之至不可不隨時而審處也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四

爲善欲人知其善卽不善也更欲以己之善形
人之不善則大惡矣若是者非徒喪德且以賈
禍

早枕思同而異晦而明六字今日持身涉世之
道爲最亟

守正固難守正而得其中尤難
必須去了安飽念頭方可言學凡日用間小小
適意處皆安飽之類也當盡除之

終日夜存心於義理勿爲物欲所勝
公中有私義中有利其病不小切戒切戒

人我兩無所負此工夫甚難必至誠無息乃可
讀詩當先看朱子詩序辨
利害之際須斬釘截鐵一斷以義稍一瞻徇便
易失足慎之

要剛要密歸去用力此二字

所謂大公者以其接物之際是非可否親疎厚
薄之不同也若瞻徇顧忌混而同之是私之甚
者何大公之有

宏毅二字不可不勉朱子云要宏便宏要毅便
毅更須玩味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五

張南軒四十八而沒呂東萊止四十五耳予年
去東萊之沒止五年去南軒之沒亦止八年耳
學不大進能弗懼哉

私欲纏繞便覺氣象迫狹故必無一私之累然
後爲致廣大也

與訪溪約實做居敬工夫以向來只是不大放
肆而已算不得敬以後務須嚴密一事不苟方
有進步

凡事順理而行有不得則反己如其無失可卽
任之留滯於心爲累不小

要斂退又要剛健

於動處考驗方知進境之難
念念下人時時責己處處虛心事順理

讀論語八佾章不勝哀感以去年八月授麟兒
此篇吾父聽而樂之今吾父不在矣求如去秋
之景象不可得矣悲哉
今年覺於此事看得稍親切悔向來之不誠

養氣先在不動怒而一切以詳緩出之

積習最難除須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際逐一檢
點全不走作方是工夫否則終不濟事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六

處世固不可立異然亦豈能苟同若恐人疑其
立異勢必同流合污而後可也其用心不已入
于鄉原乎

今日又有尤人之念急制之

凡事責己胸中何等寬暢否則膠擾不清雖欲
持敬而不能矣

數日內未知彪兒何如彪兒若能下仁敬工夫
便有入德之望

名心未盡便是爲人便是小人儒根本一差所

言所行安有合道處

誠中形外的是如此所以可懼其然也
敬以直內是存養真工夫若以敬直內便是助
長與益善也一以其實存養真工夫字備說也
存寬恕之心便氣象從容是說一以其虛心養
虛名最不幸矜字僞字都從此起爲學直須闊
淡其氣天此之心好容心明氣以專天此其氣

今日午前不一之至原其由總因鬱悶之意留
滯於中故也用力過之其勢乃平又閉目危坐
久之始漸復本體甚矣忿之不可不懲也
明夷用晦而明四字須善會惟順理自守斂約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七

含容方可謂之用晦稍有欲張故翁之意卽入
機智一路其弊更甚於用察

此身乃天地之心父母之身也安得不自危安
得不自重

惟其爲天地之心故存心卽所以事天惟其爲
父母之身故敬身卽所以孝親
學問之道惟和順恭謹者易進一以其虛心樂
善取益者多一以其寬裕氣象與仁字漸近也
作事須謹始慮終覺於其繼乃謀所以革之已
多悔吝若更不覺而因循以俟其終凶之道也

處事接物之是非當折衷於義理不得以世情參之
爲弟子者固當和順恭謹虛心受教而爲父兄師長者尤不可不謹蓋父兄師長之一言一動皆弟子所取法稍有偏頗便滋流弊若弟子而賢則言動之失父兄師長不自覺而彼固已心識之矣豈不自取悔吝哉

規矩準繩雖在外面然正所以閑其心也未有
心旣放而能自納於規矩準繩者也世人動言
眞率見有謹守禮法者則以爲僞而訾之是豈
知內外合一之道耶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八

工夫固要精進然欲速期其效便與計功謀利者無異非孔子所謂先難後獲者楊園先生每以雞之伏卯喻爲學工夫最有味

不學則不知其難有志於躬行便不敢妄自尊大雖聖賢淺近語隨舉一二皆未易盡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何一可以自信者乎循省及此斷不敢萌矜傲之心矣

意所便安處皆是欲從理而不從欲卽在起居

飲食處克治
凡事盡其當然正所以順其自然舍當然而求
自然恐未免流蕩忘返矣

隨處要有節
彪兒信中有云一切工夫皆須默默著實做去
不求知於人稍涉張皇終是有損無益此數語
甚是想其近功較前稍實也

近閱蔣大始先生讀書劄記立言平正是恪守
程朱者惜止卷五至卷八未覩其全書也大始
先生家於乍浦貧苦勵學一言一動必以禮法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九

在館中終日衣冠危坐雖盛暑亦然與友人講
論今古是非不肯苟同以是人多畏惡之嘗爲
雷某誣控於學官學官索其錢不應因受雷某
賄囑將當堂笞辱之故舊欲爲之緩頰先生不
許學官乃坐明倫堂責其供狀先生曰今日之
事有錢則生無錢則死復何言學官怒竟笞之
先生恬然受之而退卽此一端可以見其所守
所養矣

生生之謂易故德貴日新學要主敬

程子言居之以正行之以和盡得此二句道理

是何等氣象

處事不善只是心麤心麤只是不敬

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因思人之所以有窒礙處者以其有物我之私
也無窒礙不可以強求要緊在去私耳

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其殆無窒礙之方法乎

細思曾子身處順境何以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若此之危殆乎可見守身之難真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十

無一刻可忽稍一因循稍一放佚便是墮坑落
窞境界安得不慎之又慎也

不以天地民物爲己任雖稍知義理而終苦迫
隘其究也至於不仁不從謹小慎微做工夫雖
矜言神悟而終涉虛夸其究也至於作僞楊園
先生謂志存西銘行準中庸其庶幾乎

夜枕思理氣心性斷不可混蓋理無不善而氣
則有清濁邪正之不齊是不可以氣爲理也性
無不善而心則有公私明暗之不同是不可以
心爲性也理行於氣之中性具於心之中相離

不得亦相雜不得前明羅整菴先生心性之辨極明而於理氣必欲混而爲一得毋自相矛盾乎若黃梨洲取其理氣之說而於心性之辨則非之是直以白爲黑以黑爲白矣

自思處事不當深悔於心又近來踪迹太露恐滋凶咎必須謙約退藏纔好

泰而不驕須從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生出於寡小處多忽略所以氣象高亢而迫切適與小人之驕而不泰類也

見理不明處事不當氣質物欲展轉相循安得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十一

如程子朱子者爲之師而受教焉庶幾不至於墮落耶

又思今雖無程朱爲師然程朱之書固具在也苟能實心求之實力行之則亦可以去私存理知明而處當矣今只怠惰因循不曾著實思索著實踐履所以終無自得處然則不責己志又將誰責

意有所向則處事必有失其則者便致悔咎意非必邪妄也雖出於正而不審其時位之所宜則徑情直行悔咎必多矣故處下位者雖己所

當爲之事亦必熟思而審處也

人疑吾僞吾更去僞以存誠人疑吾薄吾便革薄以從忠人嫌吾亢吾卽慮以下人卑以自牧人嫌吾矯吾遂言思中倫行思中慮人嫌吾好尚之多乖吾因勝私就公平心去取以歸於至正人嫌吾教學之未善吾愈盡誠竭力反復誨誘以冀其有成凡此數端其果有也則亟亟焉克治之而勿使其仍出於此其無有也則兢兢焉修省之而勿使其或出於此此目前至要工夫勉旃毋忽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三

一合眼覺道理森然在內一舉目覺道理燦然在前此是存養中境界

自任不可小小則器識淺隘無以爲造道之基自居不可高高則意氣矜張無以宏取善之路汝親旣沒惟汝貽以令名汝子有志惟汝導以先路汝若自棄汝更何面目以質幽明戒之哉一念之私卽同鬼蜮一念之欲卽成禽獸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汝獨無之乎

連日讀二程遺書恍然悟此身與萬物同受天命以生分不得彼我故爲學工夫必彊恕以求

仁向來看道理只從涇涇自守邊偏好過去故
器識褊隘流於不仁而不自覺自今以往務須
將此身放在萬物中公共看力去有我之私庶
幾有進

靜時養仁體動處推仁心
以其理之一故凡事皆當以惻隱之心貫之然
分殊處最宜體認

貞下起元天理自然如此初入手要辨是非只
是正其趨向而已到得窮理愈精存養愈密無
一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可以執兩用中亦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三

只是是非非明到極處故智者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

心卽是天幽獨中之不善人雖不知心固知之
矣欺心是欺天也烏得不降之百殃故慎獨爲
要

將此身放在萬物中公共看則吾之心便與天
地之心無二自無一人之敢慢一物之敢欺
數日來心體稍靜須常保守之

豈必非理妄求然後爲獲罪於天哉但尋常念
慮之不正言語之不信容節之不謹便是獲罪

於天便足以致凶咎
氣壹動志之後雖欲存其心而不能矣故心中
不容有絲髮事

習念極難除尋常小小疎忽便不知不覺流注
於此直須用猛力加苦功斬拔根株務使淨盡
而後已

靜中看目前之人都是從天命中來安得不著
痛癢其有知識之昏庸則囿於氣也可憫其有
趨向之乖謬則溺於俗也可矜我方實見其非
而彼顧懵焉罔覺我方欲救其失而彼顧悍然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十四

不移則又可悲之甚而展轉不釋於心者安得
不盡誠以格之多方以誘之也
體用一源未有離體以爲用者則亦未有有體
而無用者
人若心不存無一事可爲知得道理尤以存心
爲要
極尋常極瑣屑事無非天命之所在忽之是褻
天也厭之是棄天也

讀易識一幾字

思夙昔得罪於親者不一而足今長作孤兒愈

悔愈痛直是夜不安枕乃彪兒鶚兒之所以事
我者反能無失禮焉嗚呼吾何忍當此耶
自用者小自智者愚剛忿者怯於克己侈汰者
吝於闇修

良友須常相見無論講貫之助但聚首時一種
敬愛之意便足以激發其本心我與訪溪相見
一回每覺意思差別若數日不見便不覺流於
昏惰矣

助長之病不小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卽從一念
之助長起也又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
泰豈非助長者所必至乎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十五

後生輩有志向正學是亦宇宙內極可喜之事
而爲天之所與者也乃必欲阻抑之使不得爲
詆訶之使不敢爲是誠何心哉究之士各有志
此志旣立雖懼以鼎鑊弗顧也豈阻抑詆訶所
能禁哉多見其心術之曖昧而已

密於責己嚴於修己勇於克己若徇人則斷斷
不可
此事斷無捷得之理只守著居敬窮理舊方法
切實做去勿計其效有不自得再三加功毋別

規人之過莊語之不若婉告之明言之不若微喻之又須有至誠惻怛之意方能感人

受人之言直須虛心平氣廓乎有容愛我者之規我固當謹遵惡我者之攻我尤當順受蓋吾輩工夫淺薄身心之地罅漏百出難以枚舉我所自知而不及改者常十之三四則我之所不及知者常六七矣彼愛我者必恕我且易見我之好處而不能深悉其短其所規者不過太甚者耳若惡我者則易見我之短處而又窺之深責之嚴言之盡實能發我之所不自知者於此能深省而痛改焉豈非大有益哉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六

於似是而非處辨去其非於並行不悖處兩行其是此尤窮理之要者

總要喫苦纔好朱子謂此事重大須喫些辛苦方有濟竊思尋常無事之時雖處貧境亦不見十分辛苦朱子之所謂辛苦者只在此一心耳無形中默默懲艾直是艱難萬狀理欲交界乃人禽之所以分若不出死力以爭之其危險有不可言者如孤軍猝遇強寇必從萬死一生中

血戰出來乃得無害吁可慮哉

道理必身上實做過方算得數否則雖已知之無益也

平日以剛自許臨著克己處反不能自主試問此一往無前之氣安在哉殆所謂色厲內荏者也

午後炎蒸稍有倦意因思邵子冬不爐夏不箒以自勵心下悚然

自思用功之法艱苦中不可窒滯一窒滯則心多疑慮轉恐立志不堅靜定後不可優游一優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七

游則氣易發揚卒至前功盡棄放寬心地著緊工夫斯兩去其失矣

吾儕旣以明德新民爲學則盡心教人亦是已分上事况士生今日欲其不藉師友自拔於流俗之外甚難故所繫乎教者不小苟非下愚便當以此事望之誠心以誘掖之雖其信從不可必要惟盡吾之心勿稍倦怠而已

程子云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按此二語說得最盡聖賢之學所以必從九容做起張子謂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朱子謂須從外

面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皆此意也東坡譏
伊川先生謂幾時打破這敬字乃不知此理之
故耳

古人教學無處非養故程子謂射中鵠舞中節
御中度皆誠也今日爲學須於此上用力每日
間所爲之事必專心致志以爲之如讀書則一
心在書上作字則一心在字上以及思慮言動
皆一於善而不苟是卽所以養其誠也若爲此
事而心不一於事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矣
天地之化生生不窮原無一息間斷故學者不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

六

可萌倦怠之心稍有倦怠卽是不誠然天地之
化却又潛運密移無驟消驟長之勢故求道者
不容迫切迫切亦非誠也日月相推而明生寒
暑相推而歲成勉勉循循勿忘勿助斯誠於求
道者矣
大其心使開闊須理會西銘

生齋自知錄卷之一終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已往不可追現在及將來須記著汝父在地下望汝甚切而可忘之乎

第一要從名心打掃起卽如每日記錄言語若要人道是便是爲人戒之哉

向來只在知解上尋討而存養克治未曾著實用力故不長進自今須默默去私庶免自欺之

蔽

閑居爲不善莫說到深處卽如所說敬字工夫平日放鬆不少到得遇著朋友却恂恂然肅肅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一

然做箇好模樣與他看豈不是揜著之小人

名心爲累是前數年用力辭章所致辭章之學愈工則人品心術愈壞程子所謂種下種子朱子所謂隱微深錮之疾是也

修身須徹底澄清做一番不然只是媚世之鄉原揜著之小人患得患失之鄙夫機械變詐無恥之下流已耳豈不污辱此身而爲地下之所痛恨哉

朱子云自家尙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別人快吾意此言極透徹常以此爲心則克已不得不

嚴責人不得不緩

程子教人主敬原是極簡易方法果能著實做省却多少克治工夫如今雖重在克治然又不可遺却主敬反至顧奴而失主也

靜時太著意轉覺氣逆上升胸中若有物格住者此拘迫之故也須知此事必無近功只在常存此心耳先儒云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上更加功

四十年如在夢魘中過現惟腳下一步是後日基業再或放過又成既往矣人生無百年能經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二

幾番追悔哉

今日天氣鬱蒸心中不免煩躁因念古人勤苦勵學百倍於予終無倦志且或身處患難則固圍桎梏其苦萬狀無不怡然受之今予當平常無事之時尙且不能耐煩他日何以自立乎思之不勝危悚

早枕思家計窘迫債負難還未免憂慮然憂之何益徒足累心吾所得爲者修身俟命而已他何慮焉吾輩不敢妄希孔顏樂處但須用力克去憂貧一念庶不至爲非義之事

時時喚醒敬守此心
勿貪便安貪便安是縱欲敗度之根勿計毀譽
計毀譽是同流合污之漸
心一放則百病叢生念慮動作之間將有救之
無可救者敬則內外帖然矣
道理也只如此只就所見涵養去自更有進處
聖賢教人以擇善爲急擇善自讀書窮理外莫
若取法於同志之朋而又切問近思孳孳勿倦
庶幾其寡過乎
不徇人不私己則公正矣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三

羅念菴之學以無欲爲宗主以收攝凝聚爲工
夫與聶雙江歸寂之旨相類其清苦之節最當
取法特偏於主靜未免近禪集中規戒龍溪甚
正惜沿良知之說終未能盡斥其謬也高忠憲
頗重念菴蓋以同是靜功故相契耳
夜坐覺病根纏縛甚深驟難洗滌自恨又自懼
也

靜時涵養偶有一動便察其眞妄而決其從違
庶內境漸實

應接間只盡吾誠敬不可有一毫悅人之心否

則不是足恭便是恭而無禮則勞

魏莊渠爲天根之學亦是靜定工夫而持論較之念菴雙江爲正

凡事都被私欲損壞如今且須件件推勘猛力以掃蕩之纔得著實孟子謂養心莫善於寡欲朱子以通書聖學章爲用力之要其以此夫禁遏之嚴乃得通暢堅忍之至乃得從容以省爲防以養爲守此目前用力處也

白賁无色太音希聲可以悟養心之法
一病生百病展轉相因莫可究詰須於左不是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四

右不是艱澀觸礙之中竭力打破方有分曉下落

於昵近處多輕率是大病胡文敬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須法之

本色最好若加一分意思便是僞便是悔咎之根

天地萬物皆自微而至著故學貴謹幾多蓄少發守近該遠勿逐逐於外也

微處用力

心要豎得起豎得起則不頽墮朱子所謂略綽

提撕是也。心要放得下，放得下則不憧擾。楊子所謂藏於深淵是也。欲害人者，自害其心。欲利己者，先損於己。何其愚也。將此事作天來大事，看自不得不嚴敬。將此事作極平常事，看自不得不闊淡。心心念念專以此爲事，則可謂志於道矣。若存若亡，半上半落，只是無志。

須實見得義重而利輕，纔可以守已。纔可以知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五

人心相應處不可自喜，一自喜便將涉於世情。人心不相應處必當自反，不自反便恐流於執已。

收束身心歸於至一朝斯夕斯如雞之伏卵，不急亦不捨也。此爲學之大指。

程子云：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按程子示人主敬之法，可謂委曲詳盡其望人之意，可謂切至今必恪遵其言從事於此方有寸進，安可常自悠悠。

祭必須齋不齋而祭雖盡禮亦虛文也
擇善則博采於人修德則默成於己
有主則虛無欲則靜總從敬字入
處異己者當開誠布公以待之勿任智術寧見
忤毋苟容
心爲事所繫便不清明須是廓然
常見其非方不執已但求其是方不徇人
必使目中常若有一物在前者方可謂之存心
太甲言顧諟天命孔子言參前倚衡卽是此意
事事皆慊於心而後可以言靜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六

用私智者只爲成敗利鈍起見耳能立其本則
利害不足動其心自無所用其私智矣

呂與叔謂養氣足以爲養心之助程子大不以
爲然蓋意在養氣則流於釋老自私自利之見
非特無助於養心且反爲心害故程子非之也
中爲天下之大本主敬者所以立此中也動時
不失此中體便是和
如護重寶頃刻不離纔是己物纔無破損

應接時常常照顧自己勿揣測人意之嚮背庶
不失本來面目要知察言觀色亦是審自己得

失非逐外也

氣常沈心常斂稍縱卽逝不可疎忽

凝厚由於收斂精明出於沈潛

連日心漸存比舊稍親切須從此再加凝定使

內外動靜不分兩境方能自立否則一霍便散

矣

克得猛忍得久養得深纔有得力處

愈斂愈定愈密愈實愈靜愈靈

眞實爲己自不爲毀譽所動極之利害死生皆

所弗顧只完吾本分而已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七

聞異論而不平者淺也如此安能到不知不愠

地位

無事常有事有事若無事斯動靜合一矣

不爲堯存不爲跖亡徹宇徹宙只是如此故曰

不繫今與古己與人故曰性非有我之得私

能見其大斯可以言存養

存養未發之中便是無極而太極

立秋以來已一月矣天地生生無一息之已今

吾之學何如乎存之又存謹之又謹其庶幾乎

夜闋大學衍義至喪祭諸條悚然惻然念我先

人不可得見平生不孝之罪更何可追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嗚呼自今以往舍敬身之道更何以報吾親乎

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須體玩此二語意思

窮理則可以知幾居敬則可以進德

氣欲其下心欲其平

至虛之中廓乎有容至靜之中澄然可鑑程子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八

所謂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者想亦不過如此特聖人貫徹動靜學者則有間斷耳

懈意一生諸邪並作

恰好乃是極好平常正是神妙大學之至善卽中庸也

靜中不可有求效之心動中不可有畏難之心平平常常逐漸做去最好

无聲无臭之中而衆理粲然至明至著之中而本體寂然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无间

千萬件事只是一件事終日專力於此一件則

千萬件皆有條理萬物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
一太極各具之太極卽統體之太極也無二致
也

私欲淨盡乃能權是非否則未免認賊作子
自思才力智慧均不如人若此事更不徹底做
去是終無振拔之日矣來日漸少一旦草亡木
卒何以見祖父於地下乎努力向前勿自棄也
去就之際直須壁立千仞拚一餓死而已室人
之交謫外人之譏評皆當置之不顧勿猶豫也
精神日漸衰減全靠義理涵養無益之事須盡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九

情革去
此心擾擾日往來於毀譽利害之中安得更有
出頭日子實求其是斷以不疑此外一切弗顧
可也
士不學道官不恤民在上者迂仁義而貪利祿
在下者薄行檢而尙風流欲天下之治也難矣
嚴以律已寬以待人內介外和謹幾慎獨庶可
以寡過矣

理不明而多讀書多記故事真所謂玩物喪志
者也且以助克伐之病外益有餘內益不足

人才風俗之日壞誤於舉業者十之七誤於記誦辭章者十之三

不論義之是非而專徇情面此世俗之陋也有志者正須斷以不疑勿爲所惑

讀書功課不可間斷新舊相續則義理日親否則局於一隅將并其所知者而失之

中下之資全須是勤勤則心不放

輕言妄動處忽然警省截然中止亦收放心之一端也

氣和則心平心平則理順故懲忿爲要欲淨則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十

心清心清則理明故窒慾爲要

以他人之喜愠爲得失便非爲己之學駸駸入於流俗

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偶故齊家以交相愛爲貴行事雖善而心術不正終不免於禍患

要於煩冗處耐心做工夫勿厭倦勿輕遽此是主一實際

義中有利公中有私是大病須痛革之否則終身不到誠字地位

平時舉止麤率至接物時始檢點自不免安排

造作之勞此須謹之於日用動靜之間
處處有至性至情便是仁便是誠

學所以復性役於境逐於情則失其性矣必心
心念念存著這性時時處處依著這性積習之
久方可透生死關頭

機心最害事一有此病無時可以入道故幼小
時便當慎其所習

程子云較事小大其弊爲枉尺直尋旨哉言乎
而今習俗深固每以較事小大爲能權實則義
理之心不能勝其利欲之私耳此處一差成何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十一

人品必須見得到立得定卓然不爲世論所惑
方是有志之士

無欲便直截天下無難爲之事矣

吾性中本無一物何爲而膠膠擾擾乎直是自
尋煩惱不若任其本來面目著實平淡做去窮
達生死都由他只視吾性之所在而已矣

明道先生忠信所以進德一條論天人合一之
理最爲詳盡其口終日對越在天者主敬以存
誠也蓋天命無時而不流行徹上徹下祇此實
理其在天則易也道也神也皆無聲無臭者爲

之也在人則性也道也教也浩然之氣也亦無聲無臭者爲之也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易繫辭所謂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無非此實理而已惟其誠不可揜道不離器亘古今通人已故君子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此其所以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學易之要明與敬二字盡之

記誦辭章之學外面越有餘裏面越有損切戒切戒

近看得息字之義至爲親切息者止也生也能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十一

止乃能生人必妄念歇絕而後天理流行良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程子謂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蓋天地之理本如此

好獵心萌於十二年後可見明道先生體察之嚴吾輩當奉以爲法凡嗜好皆須如此看刻刻防閑絕其萌動之念勿泰然自以爲無患也

貪心淫心一萌立地便成禽獸豈必見諸事乎天命之性是吾身至寶不可輕忽拋棄失其所以爲人

在他人身上用心便與恕字隔越反求諸己直

道而行勿逐逐於外也
心中不自在必窮究其不自在之故必使平帖
而後已勿令其自起自滅也

先儒皆於暗中用十分苦功夫得成就今我精神既不耐勞苦讀書不能精進治心工夫安可亦恁悠悠
德踰於祿乃可久安否則顛躓立見矣故進修則須向前享用不妨退後

夜枕思人之行事必一本於天理之公苟稍參以私則此一念便爲他日禍患之根大而家國之安危小而人事之得失無不由此甚矣心術之不可不慎也故大易之教惟在謹幾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三

事之順吾心者當謹以持之懼其溺於欲也事之逆吾意者當寬以處之懼其激於氣也

工夫於並行不悖處最難如寬而栗直而溫之類帝世取人之方卽學者進德之要也合來只是一中字不能於此著方便一向偏將去但有病痛無復好處矣

立志須堅剛確乎其不可拔也行道須坦易無入而不自得也私欲日寡則堅剛矣克伐盡除

靜又將空寂其心流於禪學故程子以敬而無失教人用功真是滴水不漏今只依此言著實做去循循不已庶不負先賢苦心

程子坐西湖石壇上腳踏處便濕而曰此便是天地升降道理見火邊燒湯瓶而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按此可見格物工夫觸處皆是在程子爲左右逢原在吾人當卽物觀理前明薛文清亦善於此等處下工夫也

剛直二字每相連惟直故剛不直而貌爲剛則是乖戾非剛也直者順理而行如微生高乞鄰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五

而與其中已多委曲焉得爲直申根多慾夫子不許其剛蓋多慾者必不能順理而行也故曾子之大勇在自反而縮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祇此心耳此心不能克治涵養聽其紛雜擾亂而徒食息於天地之間何別於禽獸哉孟子所謂幾希者慎之思之

工夫難之又難然亦只得勉強挨進去挨得一步是一步若稍有疑沮只管且前且却恐終身無進步處矣

許文懿答吳正傳書云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

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
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於分之殊也又云
朱子所著書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
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
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
空談也按此書論學最正不愧朱門之傳後來
白沙陽明正患不知此耳

許文懿與趙伯器書云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傳
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註顯由傳註以求經由
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而爲文章事業皆不

生齋自知錄卷之二

六

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又示及門云聖賢之
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
詞約義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
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
詆訾翫亂務爲新奇其弊正坐此耳按此二條
於近世學者流弊都已說盡最有關係夫六經
之有傳註其宋以前支離瑣碎穿鑿附會之說
固宜芟汰至如朱子之書精微愨實深得聖人
心終身窮之猶不能盡而况可屏棄乎若四書
尤朱子平生所最用力者其所闡發眞可百世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捍其外誘以全其真誠則雖過於嚴密亦爲得宜吾人克治之法須如此利禦寇之象也

窮則思通只在忠信篤敬
多言者內不足也妄動者心不定也

朱子臨終則訓門人曰堅苦黃文肅則曰眞實心地刻苦工夫何文定則曰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爲期嗚呼學脈相傳不過如此古人今人同此一心此身未死敢不勉哉四先生中似何文定最爲篤實深粹後來志趣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一

之相近者轉推章文懿發學源流可謂盛矣今不知興起何人一二司教者勿以異說汨之方好

分寸最難非太過卽不及
不能敬只是志不篤

聖人旣渺一切行事正如瞽者之無相暗室之無燭前面黑窅窅地不知如何著脚若更將聖人之言忽過益憤亂矣

學不能有諸己便離不得書冊朋友離了便覺

自謂無過過已從此生自謂無憂憂卽自此起
爲鴟兒授詩伐檀篇見古人志行之堅苦千載
而下肅然生敬夫君子不自言而詩人代言之
則君子之德孚於人可知矣詩人能深知君子
之心而再三嗟歎則詩人之賢又可見矣

驚外不切實是大病中庸末章以衣錦尙絢爲
入德之門其意可玩
爲治與爲學之患皆在乎是非不明
知幾之明非趨利避害之謂也保身之哲非同
流合污之謂也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二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並是異學朱子皆力辨之
然永康之學粗稍知自好者便不肯爲若江西
之學則所託極高所論極正以簡徑之法誘人
以精微之語惑人其貽害於心術者尤大故朱
子憂之愈甚辨之愈嚴衛道苦心眞與孟子無
異嘗謂區區之意豈爲一人發又謂若不極力
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噫千載而下其誰能深知
朱子之心哉

讀朱子淳熙戊申所上封事言益加切語益加
詳忠君愛國之意實有非楮墨所能罄者至今

讀之猶足感泣此豈後世名臣故爲危言至論者所可及哉故黃文肅云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洵不誣也孔子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若朱子者其庶幾乎

朱子之告君其論治道總以正君心爲主其論恢復總以修政事爲主此古大人之學非世儒所及也

朱子與江德功書云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三

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又答康炳道書云所謂致知者正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與今日討論制度計較權術者意思工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按此二條皆論致知前一條是姚江之學病根其所恃爲光明寶藏者正朱子所謂不食而飽者也惟其不考乎此故終身執之而不悟後一條乃

姚江所以譏朱子者而孰知朱子之格物固不

若是也適以見其誣妄耳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按此書於人心道心之辨剖析極明後之學者不察乎此動多異議彼姚江之以心爲性是有意與朱子爲難不足置辨若羅文莊猶始終混人心道心理氣而一之誠可惜也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四

朱子一生見厄於小人屢矣然出處進退必以禮義告君之忠立身之正百折不回未嘗稍貶其道至於晚年僞學之禁氣勢方張在人方阨阨不自保而朱子從容講道無異平時觀其氣象直是壁立萬仞嗚呼孟子以後一人而已

朱子許黃勉齋爲堅苦又稱其強毅有力足任負荷又以蔡西山編管道州臨行聲色不動許其有不挫之志又嘗語萬正淳云若是實識得

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搨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語楊仲思云更硬著脊梁骨語王近思云若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語滕德粹云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立志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語劉履之云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語陳庭秀云今理會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五

下手做工夫處莫問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語黃敬之云須是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按以上各條觀朱子之所取與其所論合來只是「剛」字「明」字然惟剛故明愈明則愈剛二者又相輔而相成也中夜閱此覺向道之心耿耿而不自已以後務須用力讀書精心體察庶幾一直進去否則霎時間意氣不久便靡矣強固由於精明發散原於翕聚格物者精明之

本也主敬者翕聚之方也

孔門諸賢得夫子一言便朝夕從事於此迨行之既盡而後更以一言進之故論語一書皆聖賢之實行也後世儒者見聞知識之廣幾倍於古而德業反遠不逮者豈非行之不力故耶李延平謂朱子云公恁地懸空理會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是見得朱子一生學問得力於此故其任道之勇衛道之嚴實力擔當無罅隙可議人見朱子著述講論極其詳盡便疑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六

朱子重在知一邊而不知朱子之格物致知正所以爲力行計耳後世畔朱者旣病其支離宗朱者又專求諸文義皆未能得其心也
志立則氣強然氣或撓動則志亦爲其所奪而不能自持矣故持志尤貴養氣養氣固當在氣上著力然非義理充足氣亦無自而強故養氣又在乎集義也讀書能得聖賢之心則千載一堂如相告語何樂如之

格物工夫須就已所明處格將去便易爲力

天下事無不先知而後行者故知得一分則行

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得十分分量淺深絲毫
不爽此理自程子始盡發之而朱子爲學之本
亦在於此

六經道理互相發明聖賢同此一心故聖賢之
言如出一口

除了聖賢爲己之學無一事可做旣名爲士只
有此件是眞實本分內事須專心用力於此勿
爲他歧所惑其所造之淺深則視乎其才也

畫卦者自下而上最可見天地生生之理其六
十四卦之體則陰陽變化之道也天人之際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七

合无間此意正堪默識

程子謂祿者稱德而受又謂古之人公卿大夫
而下位各稱其德又謂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
滿是故爵祿者所以褒德寵賢非徒以是爲榮
利之具也無其德而居之吾見其可憂未見其
可樂也蒼兮蔚兮南山朝躋婉兮變兮季女斯
飢可勝歎哉

天人相與之際其理至微而又至著故自古聖
賢未有不惓惓於天命者舜之歌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伊尹之訓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周

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其頌文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厲王時羣臣相戒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孔子曰畏天命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而終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吁天卽人人卽天一氣相通不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八

間毫髮敢不敬乎
讀書不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入手縱博極羣書是非總不明白是非不明則心術不正心術不正則所讀之書適以佐其飾非文過之具而其爲害大矣

眞文忠大學衍義議論懇實明白是有用之書獨怪其說詩宗小序而不宗朱子未知何故至如賓筵之末章引用劉彝之說更覺牽強

事無求可功無求成修己如此教人如此事君治民皆如此不如此必至於枉尋直尺董子云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范文正云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皆確論也

有用之學只在明體

安身莫如習勞比人莫如正己

天氣晴和則人心喜悅天氣陰晦則人心愁悶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象也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此數語原委分明最爲切要知此則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九

動靜語默之間無非配命求福之道其事若淺
近而感應之理甚大不可不謹也曾子論爲政
之本只在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者其卽此
意也夫

時文之工者頗足惑人本根不立便易爲其所
溺程子所以云不患妨功只怕奪志也惟其容
易奪志故楊園先生謂茶蓼朽止黍稷茂止也
然居今之世欲行君臣之義不得不應舉旣欲
應舉則舉業又職所當爲故程子又謂若不教
人習舉業却是責天命而不盡人事無是理也

然則以今日而習舉業既盡人事又不奪志要在自主持耳
二南之詩與大學相表裏大學是工夫二南是效驗
闕陸清獻日記載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易春秋經文其言固是然金氏之書既以周歷爲主則其勢不能盡用春秋原文矣又作書大指後序中固已自言之而倦倦之意則欲興唐虞三代之治於千載之下也讀此書者取其意而弗罪其僭可也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十

似是而非之說最足以惑人見識未真大則易其趨向小則謬於事幾爲害不淺及詳究其說之從來不是蔽於偏見卽是徇於私欲斷然不可爲其所惑也予兩年以前猶時有牽涉處今始專一然亦未敢自保其能立也

立言不可有偏處事不可無主

陰陽二氣論其位則陽大而陰小陽先而陰後論其德則陽明而陰暗陽淑而陰慝故人身以陽剛爲貴剛之過而至於忿急峻厲乃是陰也果能陽剛未有不明且淑者如讀書修己勇猛

精進不稍因循是陽剛也處事接物正直光大無少瞻徇是陽剛也而其原則在乎莊敬持養小雅鶴鳴篇最有味學問工夫大略已備如言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則慎獨不可不密魚潛
在淵或在于渚則窮理不可不精園有樹檀其下維蘄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則用情不可不公取善不可不廣一篇之中內外本末三致意焉
讀者宜深思也又讀此詩見古人告君必惓惓於本原之地性情學問之間非若後世言事之
臣專在事勢得失上論也觀朱子所上封事奏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十一

劄亦是此意

和而不流羣而不黨並難在不流不黨上

是非者天下之公理也故言論之間不可曲徇
乎人亦不必忿疾於人

秋冬之氣淒然凜然慘人神志此感觸於無形
之中者也人身肅殺之氣其被於物者亦然豈
不可畏

思我之訓子也既望其有進又慮其无成蓋不
勝惓惓之意則人之望其子弟無不然也爲人
教子弟者安得不盡心

玩理最樂

誠不可捨道理驗諸心術之動觀諸人事之著
察諸萬物之始終證諸古今之治亂無不灼然
可見須潛心默識之

識欲其高氣欲其下志欲其篤心欲其潛

惟有德之人言近而指遠否則平近者必失之
膚高遠者必失之鑿

直須將世俗心腸利欲窠臼盡情掃蕩一空然
後可以言學若半青半黃拖泥帶水雖日誦聖
賢之言日講聖賢之理徒嘵嘵耳何益之有哉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三

大著胸襟高著眼孔硬著脊梁用死力趕向前
去挨得一步是一步進得一層是一層更無姑
待更無倚靠更無疑沮此予近日之志也若媚
世之鄉原硜硜之小人自斷此生必不願爲矣
不特格物多端并格之之分量亦不一格之始
必強探力索以致之其稍有得也則觸類引伸
以通之其既有得也則優游涵泳以養之此項
工夫實貫徹聖學之始終

自前月以來始看得朱子之學稍覺親切以後
或不至爲異說所移但精力衰減不能十分勤

苦爲可悲也

只在欺字中過日子誰之咎哉
每夜就枕輒嗚咽欲涕蓋痛親身之不見又傷
已之不得守喪於苦次也近因體中微疾倍增
憂歎憶去年夜分侍側先考謂不肖曰汝今好
去就寢矣不要過勞成疾吾七十老翁卽死亦
不爲夭枉汝身擔重任倘亦致病將若何言至
此若哽咽者垆時聞之悲甚強以他語慰之而
孰知其竟棄不肖而逝也嗚呼今雖欲復聞病
中之語安可得哉蒼天蒼天此情何極哉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三

畏天命法古人

得天地之正氣受天地之正理誦聖賢之正言
聞師友之正論尙不能徹底澄清做一正人可
謂不自愛矣
對妻子而無慙赴鼎鑊而不顧方始是學

孔子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又
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曾子
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又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孟子曰有爲者辟若
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朱子曰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又曰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嗚呼志可不立乎哉

究竟是世情擺脫不開故未事而預期既事而留滯不勝其憧憧也蓋矜持之失與躁妄均終日勞攘實無一事當做只是閒此楊園先生所訶也須思一日所行能不負此三餐茶飯否此劉戡山先生語也予近日只是閒過日子思二公之言不勝局脊

孔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十四

矣此是正論楊園先生云雖則不改然不以不改而廢法語雖則不繹然不以不繹而廢巽言其意似乎厚矣然近有一種人巧於蓋藏善於言色雖終日與居而莫測其意之所向則法語巽言先無所施更烏從而得其改不改繹不繹哉吾不知張先生生於今日更將何以云也

存心宜厚用財宜節

喫虧最好

君子之所自信自樂者只在尋常日用幽獨不見之中外面固未嘗有可羨處且其困窮憔悴

轉若有以自取之者因而非笑之詆毀之不一而足其實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有志之士正須斷以不疑牢著脚跟勿回惑也

處一事既失而旋改之胸中頗灑然然猶謂不方策所載爲善爲惡皆君子小人之心也其幾始於一心而其迹顯於天下後世孰謂隱微之地人不能窺哉

孔子論學以忠信爲主孟子亦曰爲機變之巧無所用恥人心中若不潔淨存留些世俗權詐心腸安可與言仁義之事哉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五

必須表裏洞然使此心如青天白日方可以作事否則日在鬼窟中尋活計徒自苦耳

未發之中養得深固然後有已發之和蓋蘊諸心爲中見諸事爲和特因已發未發而異其名實則一理也然和雖本於中而已發之時不可無省察之功故平時則端莊靜一存養弗違而臨事復辨之以精詳出之以謹慎夫然後能不失節也

理明則心自定識高則量自大

幽獨之中當處處存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意

家庭之間當處處存言可爲坊行可爲表之意
出處去就取與之際當處處存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之意應酬禮數當處處存從先進之
意其修己也當常思衣錦尙綱之義其涉世也
當常思晦而明同而異之義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荀子云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須有此志方不
墮落

口周孔而心儀秦者則有之未有心周孔而口
儀秦者也言堯舜而行桀跖者或有之未有行
堯舜而言桀跖者也然則今之譏毀道學者盍
反而自思乎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六

聞彪兒述近時前輩議論殊可駭怪此非爲一
身之毀譽計實恐後生向學之士習聞此言遂
生疑沮將爲風俗之憂則關係非小也
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其居敬之謂乎
是曰是非曰非不顧利害不計毀譽此立身之
大端也然剛正之中却須以寬厚卑讓出之方
是真實學問

以己心爲嚴師對妻子如賓客始可以言立誠

齋戒非常人所能也必有立誠之功乃能齋戒不齋戒不足以承祭今之祭皆虛文而已氣血內不欺心外不失信庶幾爲完人矣

凡百病痛都從志不立生出如吝於改過怠於取善不知而愠處困而憂皆小人庸人之爲也以小人庸人自處豈非志之卑下乎善自柔以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人事與天道昭合無間只是此實理而已非別有鬼神司此禍福之柄也故君子之立身行事不得不勉亦不得不懼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七

一念之微至於成禽獸爲天地鬼神所不容一事之微至於敗國家爲天下後世所共笑吁危矣哉審幾以致決思患而預防何時可不戒懼也之古凶凶其代惡善惡之定其吉凶之心大天下之事皆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自柔以至剛故爲善當積之於漸去惡必絕之於幾治家之道亦須打破世情而後可否則有所牽制而不得爲矣

子思云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惡於志三字最宜猛省心地上過失在人不見可惡而已之志則

不敢欺隱微中自羞自恨慙慙不安所謂惡於志也究之惡於志必至惡於人豈能揜哉終日言改過只是回護已私終日言居敬只是馳騫不息志在勇往而或失之輕躁意欲慎微而又失之畏蕙實踐之難若此

命字看得透纔能守義義字見得真纔能順命以成敗論人是大病觀子之取公冶長可鑒也毋以人之恕我而自寬毋以人之毀我而自怯乾之上九過高志滿則賢人不來輔助之夫事莫善於得朋境莫危於无助高亢之極必至睽孤所處如此豈不殆哉子性麤暴當常以此爲戒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六

霜冰之戒自吾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當慎之言語文字多於躬行可恥之甚目前只求能改過能受盡言能感化家人之心則吾願遂矣

凡行之獲戾於世者只當省其所行之不實不當悔其所學之有差

易之道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只要人小心敬慎守之以正而已故盛滿者讀之則不以驕溢致

敗困窮者讀之則不以委靡失身賢知者讀之則可以盡性而達天愚不肖者讀之則可以謹身而寡過洵日用飲食不可離之書也

知此件爲復性之事則發念自眞力行自勇敬則心便一非以一爲敬也敬則心自正非以正爲敬也

件件要思時時要思卽如一言之出須先思其當言與否不當言者勿言也旣當言矣又當思我能行此言否未能行者勿言也能行此言矣又當思人能受此言否不能受者勿言也言之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九

時又須思其聲音氣象務令不多不少不卑不亢不疾不徐而後爲言無口過矣至於教學之言雖貴反覆詳盡然亦當觀其志之誠僞量其材之淺深勿信口妄談反滋流弊若夫不同道者則惟謹默自持無他法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夫蒼蔚朝隴則季女之飢固其所也季女但婉變耳飢豈所惜哉特爲世道計則甚惜此季女耳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詩人

美君子之德只在威儀容貌上觀之且因儀之

一而推本於心之結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所謂一者整齊嚴肅始終如一惟內積至誠故外有常德殆卽朱子所謂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者歟君子之德如此自然正四國而有餘此與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同是一理嗚呼主一之功其要矣哉

淺露是大病必須斂之極密蓄之極深方是實學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日用間不可不常思此義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三

之先見則聖人之所謂吉凶者善惡而已矣蓋善則必吉惡則必凶此理之至實者也而善便是吉惡便是凶又操之在我者也是故隱微之際念慮之間不可不慎

孔子所謂知幾只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上見淺近處正是精微處也蓋諂者過於恭一時若足以利己而不知卽爲啟羞納侮之端瀆者生於慢一時若足以適己而不知卽爲猜嫌疑忌之漸此非達理通微者烏足以識之吾人接物

之間正須詳察

見幾而作凡事皆然出處去就其大者耳蓋凡事莫不有幾所患不及見見之明則自作之速矣將欲見之必以居敬窮理爲本使此心虛明湛定而後能燭照於未形之先若夫常人之心有欲則昏無主則亂雖事理漸著猶昧昧焉烏足以知幾

凡事必求無愧於天自不敢萌惡念凡事只求無愧於天自不至有忿心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三

慥慥之君子也在南京銓曹疏乞終養則謂自身處置得是便是爲親在江西提學因見惡於宸濠而致仕則謂不肯自屈以取容自信有道理在不敢矯激以鳴高但善其退斯爲幸此等道理殆有得於易理者歟

虛齋先生爲提學自謂校閱文字而外無足以行其志者吁教術之弊當時已然可慨也

虛齋先生家居亦以課徒自給債負爲累此士之常也獨其與李宗一書有取乎許魯齋治生爲急之一言且謂借本營生於義亦可但須擇

利少而平穩者爲之此則不能無疑夫今之子弟常教以安命守義猶恐有利心况更使之爲商賈之事則利端一開勢不可遏彼亦豈肯終安於利少而常保其平穩哉且旣曰利矣何論多少此恐一時權宜假借之言非正論也

始則必亨自然之理故君子貴乎立志教學在乎養蒙

求榮者辱用智者愚

人不知而不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顧文端云愠生於滿悔生於歉是也予自念二病俱有而愠多於悔然愠之意不除則必至於悔悔之意一萌則漸至於半塗而廢矣不知不愠工夫雖難烏敢不勉

人事外無天命天德外無王道

時時見己之不是何敢以不知而愠時時見己之不是則必時時求己之是何敢以不知而悔然則欲不愠不悔只在工夫切實

果能力行卽聖賢一句兩句已受用不盡豈必讀書之多而後爲有益哉今日日誦讀日日講

論而身心却只如故眞所謂口耳之學也

讀豫卦於六二得一介字於九四得一誠字利欲之誘我者必介以自持庶不昏墮朋友之疑我者惟誠以相與自然感孚要在自立與自修而已

以學力淺薄之人當流俗頹靡之日若欲效法先覺必須如伊尹之一介不取曾子之大節不奪子思之不受鼎肉孟子之不見諸侯著實認真學去纔有站脚處苟藉口時中依回遷就幾何而不至於無忌憚也耶

須是靜定方能見事之幾微如何能靜無欲則

生齋自知錄卷之三

三

靜如何能定有主則定

涵養操存當如程子之深潛純粹窮理力行當如朱子之精密剛方千載而下爲學者正鵠所以程朱並稱歟

一陽初動當安靜以養之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養陽之要術也潛心卽閉關之象

勿自是勿自疑改過從善不易乎世勉旃

易中諸爻兩剛不相與兩柔不相應此亦理勢
之自然也驗諸人事則剛與剛處易起猜嫌柔
與柔居每多頽墮

萬物皆始於虛終於實有始有終者氣之變无
始无終者理之常其在於人則心之本體殆亦
无始无終者乎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柢皆在

生齋日識

一

於此烏可不養

有善人必知有惡人必知非一己所能包藏何
可揜著此小人之窮也善爲己之善惡爲己之
惡於他人毫無干涉何消揜著此小人之愚也
只此是自身切己事而乃遮遮掩掩悠悠泛泛
過去豈非謀己不忠乎謀己且不忠何論爲人

謀

須學周茂叔觀天地生物氣象但不知觀後是
如何能常存此氣象於胸中則善矣

動必精思暇卽靜坐敬守此心潛玩天理

上下古今六合內外祇此理而已理之分至嚴
不溢一髮理之用至變不滯一隅自非誠明兩
進鮮不失之

明道教學者躬行而曰且靜坐伊川見學者靜
坐每歎其善學此意可玩

凡物必凝聚而後堅固爲學亦然故涵養爲要
此身日在乾坤元氣之中身內之氣皆天地之
氣也生理周流渾合無間其可以私意戕之哉
心通太極足履中庸

知以復性爲事則所見自然高明能以復性爲

生齋日識

二

事則所造自然平淡

知與行離不得知之明則行愈勇行之實則知

益精

不從本原上看得透徹縱勉強持循未免有半
青半黃似是而非處所以貴乎致知也

心地不光明卽言行無甚闕失終不足與入道
象辭元亨利貞歸宿在一貞字其意可玩蓋天
下事未有不正而能常保其亨者也故曰貞者
事之幹

亢則有悔謙則必亨吾人涉世之方須以退一

步爲善策

董子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等言語非心通乎道者不能言也讀之瞿然有省

飲食男女日用動靜之間愚不肖者以爲人事而已君子視之皆天命也見爲人事則或厭倦而不誠或縱恣以自適見爲天命則兢兢戒懼之不遑矣

生齋日識

三

陰柔者其性必暗全賴虛心下意親近賢明之人以開通之庶幾寡過若以陰柔之質而欲爲陽剛之事則乖謬必多矣易所謂先迷後得者可弗思諸

只依本色做去勿於上面添一毫意思

淺露是大病須蓄之極深斂之極密纔有得力處

學必宗朱子然朱子甚不易學

居敬窮理四字朱子以此立教實惟朱子做得

盡後之學者但能守其說而不變粗涉其藩籬

已足爲一代之醇儒至云升堂入室則難其人矣
程子嘗謂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某與君實言未有不盡然則程子之與他人言多有不得盡者矣朱子晚年自謂讀書講學無可告語不免復起著述之意則當日諸士友亦未必盡得朱子之心矣吁可慨也夫

心實則光明心虛則和順持已接物皆須如此此理無半點夾雜故須表裏如一此理無頃刻間斷故須始終如一

生齋日識

四

生程朱之後而著書立說不妄則庸

於此中得自樂之趣自然別人阻撓不得自己歇手不得

剛健之至謂之純中正之至謂之粹純粹之至謂之精此極贊乾道之大似非人力所能預然惟乾道本來如此故爲學工夫必至此而後盡欲造此境亦惟力去已私常存天理而已蓋吾身亦在乾道中則純粹精之理固卽身而具也特不可爲形氣所拘耳

天地之心只是無私而已吾心中若有一刻無

私則此一刻便與天地無二但得接續下去使
日日如此以至終身如此此是何等氣象勉之
哉

有一毫求知之意便是爲人若眞實爲己但問
己之得不得何論人之知不知譬如好好色豈
欲人之知其好惡臭臭欲人之知其惡只是
求快足於己耳食取充己之腹己旣飽矣卽不
知我飽亦何傷衣取禦己之寒己旣煖矣卽不
知我煖亦何恨夫飽煖本非所以求知而况以
飢寒之體欲得飽煖之名豈不尤爲愚惑歟

生齋日識

五

只在明理旣明人情世故自然通曉若專向
人情世故上揣摩未有不流於權詐者

朱子謂人若不能閑亦是病蓋不能閑只爲此
心無安泊處耳君子之學靜則存動則察不是
居敬便是窮理豈有一刻閑過惟其必有事焉
所以能閑若閑不得乃是無所事也

牢固著腳從容養心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中體常存矣故程子謂
敬而無失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疑人者誠不足也致人之疑者亦誠不足也各

盡其誠則皆得矣
毫無私智乃是大智

李延平行事不異於人不是爲性之所近而然
道理平鋪在本無可異也

道無元妙之可言非無元妙也無在而非元妙
也舍却日用間切實下工夫處更何有元妙乎

無聲無臭是本體戒懼慎獨是工夫天命之性
卽無聲無臭之具於吾心者也中庸首末二篇

眞子思喫緊爲人處不明本體無處下工夫故
首章以天命開端而卽繼以戒懼慎獨不盡工

生齋日識

六

夫無由復本體故末章由爲己謹獨而歸結於
天命反覆申明意最深切以是體之於身其樂
不可言喻

君子之學復性而已矣復性之要誠敬而已矣
理一處見得分明則分殊處始親切分殊處行

得周密則理一處始圓滿
人在天中身以內身以外皆天之氣也理在氣

中身以內身以外皆天之氣則皆天之理也是
故敬守此理謂之畏天安行此理謂之樂天理

無不順則邀天佑理或稍悖卽受天殃思之思

之其可須臾離乎

必須將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公共看方識仁體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無過不及者中之用也無過不及之中便是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

守本分依本色如是而已
明理可以處事明理可以知人明理可以容物敬則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勇

言有物庸言之信也行有恆庸行之謹也此項

生齋日識

七

工夫大人之所以德博而化者不過如此况正家乎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弟子之謹而信充其量卽九二大人之庸信庸謹也推之孝弟忠信都是如此

感應是一不是二
見地要高明持身要斂約
多蓄少發

學貴精思然思之太迫則氣動而累心矣故須

從容潛玩也

習念最難除其根伏於隱微深錮之中則其端必見於食息寢興之地直須芟蕪淨盡方可無虞否則苟且姑容馴至潰敗而不可禦將終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習不可改不難於改難於改之今日又是一月之朔矣近已更號朔夫尙其體明盡復生之義勉勉於日新乎之甚豈不可謂易中庸二書正是示人切近下手處無人不當學無事不當學無時無地不當學所謂開物成務百姓與能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也或以爲高遠而置之非知者也

生齋日識

八

元爲物之先物之先未有不善者也故人性皆善凡不善者皆其後焉者也性與善皆出於

天之所以爲天者乾而已矣地之所以爲地者坤而已矣乾坤之德具於吾心全備之而放失之是自絕於天地也豈不可惜之甚豈不可懼之甚又是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可以不敬修身者敬天之實也且故容

學莫貴乎知幾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初學入德之方也及其德之成則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所以爲萬夫之望者亦不外此特其
分量有淺深耳吁知幾其要哉

實見得天人合一方能盡日用飲食之道實盡
得日用飲食之道方能天人合一

知而不行是乾以此始而無坤道以承之也又
安能生生不已乎是故篤實力行者坤之順承
天施以成其功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君子之學只是爲己聖人
之學惟在盡性

天地父母不可一刻忘

生齋日識

九

一出口便錯一舉足便差本不立故也急須涵
養

反求卽是勿畏其難稍縱卽離勿忽其易

不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則所謂道
不可離者亦只是僂侷髣髴之辭無的實見處
此處見得不透雖依傍前人不失尺寸究與行
不著習不察者何異况未必持久耶此程朱所
以屢言真知也

虛空中皆實理也敬哉毋忽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但默坐澄心自然會體認

不必將體認另做一件事稍著力便不是未發氣象
坤之四曰括囊无咎困之象曰有言不信嗚呼
人當窮厄之時惟有謹密晦藏而已喋喋多言
自取咎耳其誰信之哉

只有躬行心得自然感動人若感人以言則淺
矣
程子教人凡道理看得到處必曰且更涵養此
最有深意吾輩須體之窮理而有得者正宜密
密涵養待其積漸融釋勿輕發也

生齋日識

十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而自欺所以欺天地可
不慎哉邵子此言親切有味於此實信得及自
然能慎獨矣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虛悟無益也須
加以實修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冥行
無當也全賴乎真知

豫之時貴不溺於豫比之義貴不急於比同人
以不苟於同爲正大有以不居其有爲吉否以
否爲亨困以亨爲貞卽此推之可以知謹幾之

道矣

性中萬善畢該却又一物無有是以君子德高
疇類而不伐功蓋天下而不矜

五常之智卽四德之貞也其時則主斂藏其義
則爲正固故人而能智未有不深潛靜密者也
明者衆之所忌也用晦則不傷矣剛者物之所
畏也无首則免凶矣

步步退後時時返觀

受屈而不言含章而不露庶可以日新矣

只恐自欺勿憂人之欺己只恐自輕勿憂人之
輕己

生齋日識

十一

實見此理常在目前斯利於行矣

一者誠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一也主一者誠之之事也念茲在茲釋茲
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主一也

顧諟明命參前倚衡主一之道也

知行相離不得如無事之時只似有知然戒懼
慎獨便是行也有事之時似專於行然主宰剖
決亦是知也

貌嚴則心自正中虛則外自和

孰爲勇曰懲忿窒欲孰爲智曰反樸歸真

心無一刻外馳口無一語妄發事無一件放過
庶幾漸誠矣

今日又有不謹言處深悔於心自今以後誓不
輕發一語念之慎之
與妻子言易失之輕肆與友朋言易失之徑遂
與世俗言易失之忿激與詭隨直須兢兢戒懼
慎密而不出方免悔尤

温故知新不止於讀書得之凡吾心所已知之
理皆故也卽其所已知者時時尋繹自有觸類
旁通之妙是則所謂知新也此項工夫全在於

生齋日識

三

思
高忠憲云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易在身中如春
在木旨哉言乎

真心易見妄念難除
知善知惡非用十分苦功不能果能知善知惡
則爲善去惡無難矣
纔放卽收是始初認路處若專恃此將爲頻復
之厲矣工夫完密須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勿說假話勿說忿話勿說諂話勿說大話勿說

盡話勿說閑話一出卽思除此數病言自不得不簡矣
守道於默養德以謙
只易中庸三字理會通透已可見道泛鶩而不思雖讀破萬卷奚益哉
禍患之至也無形而有因尋常言動皆不可忽豈特言動雖一起念亦當謹之
以善及人之意固當肫切然世教旣衰豈能一概取必若求之太深責之太迫是亦爲浚恆之凶也不可不戒

生齋日識

三

予性鈍拙每於言語氣象之間獲戾於世然當其初常昧焉罔覺必待徵色發聲而後喻故自少壯以至今日無不在憂危困阨之中兒輩每爲予歎息而以予自思則反藉此悚懼於心尙不至十分爲惡蓋天之所以厚我者實在於是敢不夙夜祇承乎繼自今務須卑約謹密時時以臨谷集木爲心庶不負天人警戒之意
羣龍无首有渾淪不露之象有神明不測之象涉世宜如此而窮困之時爲尤要

聖人畫卦亦自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來學者

鳥可不格物
天地萬物無時而不變化曾是爲學而可不日
新其德乎處事而可不因時制宜乎
小人悖之凶不必大故無道而後爲悖也一私
未盡一節偶愆稍不合於太極之理卽悔吝隨
之悔吝者凶之漸也
常於吾身中體玩畫前之易

陽一而實惟其實也故能統貫乎地之中而施
其化陰一而虛惟其虛也故能容受乎天之氣
而成其功君子爲學實心主持虛心體察乾坤

生齋日識

古

之道也
元亨誠之通已發之中也利貞誠之復未發之
中也不貞則無以爲元不中則無以爲和所以
要涵養未發氣象
不量鑿而納柄豈鑿之咎哉

陰陽之數老變而少不變物極則反之理也九
爲老陽六爲老陰陽主進而陰主退也老陽生
少陰之八老陰生少陽之七互根之義也卽此
以觀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勿視聖人太高聖人只是盡人之道勿視衆人

太卑衆人亦各受天之命
周子之論太極從動而生陽說起則其先固寂
然不動者也所以聖人必主靜以立極人而不
靜求其幾於道也難矣
今日始落一齒吁衰徵見矣可不亟勉於學乎
其靜也專乾之性也其動也直乾之情也惟其
靜而專所以動而直已發之和必本於未發之
中也學者無專一凝聚之功何以能沛然行之
乎

聖人之言字字有著落句句有精蘊須逐一理

生齋日識

十五

會透徹方不孤負迨融釋脫落之後又覺得千
言萬語只是一理

檢閱丙戌日識有除夕自箴一首云今夕何夕

歲聿云除萬物改觀各易其故况吾一身積習

難返及今不除後悔已晚微惡顯過吾心自知

隱忍苟容實由自欺天地鑒汝鬼神臨汝汝何

夢夢不自刻苦萌蘖雖小將成崇柯涓涓之流

溢爲江河察之必嚴除之務力靡大靡小主一

無適克治變化慎終如初日月易邁懷此居諸

當時雖爲此言於道理實無所見故荏苒五年

身心仍復如舊今年稍覺親切而歲又除矣嗚呼尚其日新又新不虛此歲月哉

學進於思思由於靜靜生於敬

常念生初自有得力處

知得越透則守得越堅更須大其心以體之方能行无不利

天地萬物之理只變化二字盡之卽今臘月三十日可驗也

始則必終終則復始天道本如此吾人爲學其可有一息之間斷乎

生齋日識

六

今日是元旦元者善之長也其深體之哉

一年之第一月第一日當思所以正其始者心術之貞邪人事之得失只在起處分途不可不敬

初字最好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吾生之初也乾元之在吾身十分充滿須時時保護培養方爲能復其初

發一念必審厥初舉一事必慎厥初初卽張子之豫周子之幾也

陰不可無但陽主乎陰則陰爲陽用而有功矣

故陰之不善陽之咎也

潛運密移四字造化如此爲學如此齊家治國
平天下皆如此

安處善樂循理自不怨天尤人怨尤者內不足
也

默者不言而存諸心也而應對時亦以簡靜爲
貴密者寂然不動之時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也須常涵養息者止也生也能止則能生妄念
消滅天理流行之謂也惕者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也此四字皆子所不足願力勉之

生齋日識

七

聞由北而南者皆平無不又無不悅之
皆知天理之在己而由心之動靜而
亦莫常而變者善者善也惡者惡也
貴密者寂然不聞之知怡喜惡哀樂未發之中
無言不言而存諸心也而應對時亦以簡靜爲
安處善樂循理自不怨天尤人怨尤者內不足
平天下皆如此

生齋日識終

跋

此先生辛卯冬至後所記也先生日記凡四卷前三卷爲自知錄良旣繕寫成帙此一卷尤先生所極自得者故其語彌邃自壬辰正月旣望先生始得嗽疾繼患咯血至仲冬復喪其長子寅甫病益甚因手出是卷命良校錄良受而讀之於爲學之方稍見門徑而書中精蘊所在猶未能悉窺測也先生窮理力行恪守程朱遺緒倘出其學爲當世用必有裨於風教乃功名旣不顯於時鄉里浮薄之

跋

一

士復從而忌毀之不得已思筆之書以傳後而天又折其賢嗣加之以痼疾并區區著述之事亦若陰爲阻撓何遇之窮耶良辱先生知愛讀其書不敢不自勉顧氣昏志懦恐無以勝重遠之任錄是卷畢不禁憂懼之交深也

道光壬辰十二月門人賈敦良謹跋

卷前三卷爲自知錄良旣繕寫成帙此一卷尤先生所極自得者故其語彌邃自壬辰正月旣望先生始得嗽疾繼患咯血至仲冬復喪其長子寅甫病益甚因手出是卷命良校錄良受而讀之於爲學之方稍見門徑而書中精蘊所在猶未能悉窺測也先生窮理力行恪守程朱遺緒倘出其學爲當世用必有裨於風教乃功名旣不顯於時鄉里浮薄之士復從而忌毀之不得已思筆之書以傳後而天又折其賢嗣加之以痼疾并區區著述之事亦若陰爲阻撓何遇之窮耶良辱先生知愛讀其書不敢不自勉顧氣昏志懦恐無以勝重遠之任錄是卷畢不禁憂懼之交深也

思慮雜亂固由不敬然亦是理不明之故若窮理精透此病自易除矣
處卑約之境值窮困之時尤不可以小成自畫
必須有大過人之行而又處之毫髮無憾方得
免於訾議易所謂元吉无咎者也
才高意廣而無守約之功終不足以自立詩曰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

平心易氣而出之以詳審斯可以處難處之事
忿欲萌動霎時間猛省截斷最是快事

生齋日識續

一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子論觀人之
法如此以之自省亦必逐層推勘至於安處善
樂循理而後已焉否則猶未可自信也

有氣數之命有義理之命氣數之命任諸天義
理之命立於己不知氣數之命而妄有作爲是
逆天也不思義理之命而安於頽墮是棄天也
常存此心隨處觀理

持敬工夫下手不可太重太重則獨居時既患
拘迫接物時更多造作反滋流弊矣但存得心
便是敬勿橫著一敬字於胸中

人之所以致災患者或是心術曖昧或是氣質偏駁如有之則速改以從善如無之則命之窮耳不可因此生怨悔之意

遇災而懼只當省己過而改之勿以小人之不遇災者自忿并勿以君子之遇災者自寬學者遭困境不可有畏惡之心而改易其素行非特不改易而已且益增修焉斯可謂能自立矣

一物無有萬物皆備此心之妙如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素猶見在也惟盡得見在的

生齋日識續

二

道理乃是真實家當世人罔罔只是舍見在而圖將來

儉與吝同行而異情從義上起見是儉從利上起見是吝且益錄外語錄有聞道自宜慎以養身順以俟命處疾病之道也勿輕與人論學雖其人可與言亦必察其志願審其分量而言之庶幾人我兩無所失否則徒滋弊耳

坐正而行徐貌恭而言簡爲學先在明是非而明是非尤莫急於義利之

辨

義利一關最難打破不破此關縱說得好聽做得好看毫無是處

志勿隨氣血而衰道不爲境遇所困

觀清獻呻吟語志疑想見先儒窮理之精凡讀書皆須如此密察而於明儒書尤宜致慎以其似是而非者多也

信聖賢言語勿信世俗言語

當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勿與世俗較量優劣與世俗較量則日見有餘以聖賢爲標準則日形

生齋日識續

三

不足日形不足其求進也力矣日見有餘其敗德也必矣

體玩天理最有味

行詣當從至性中流出方合聖賢道理後世非無忠貞廉節之士然皆依附名義或一時意氣所爲非由於情之不容已者此人品之所以不如古也

死生有命雖病其何憂修悖由人雖病烏可忽處疾病患難當於不憂不懼之中存臨深履薄之意

忍耐 銷融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六字連下最有意味
蓋惟剛健乃能篤實惟篤實乃能輝光何也人
必有卓然自立之志而後求道也勇必有毅然
不惑之操而後守道也堅否則其中柔懦無主
非徇俗苟安卽始勤終怠矣安望其畜之大哉
若夫以篤實致輝光此誠中形外自然之理自
古聖賢君子未有不以真實刻苦成其德者也
居今之世而欲爲學尤不可不剛健篤實

姑息之念非仁也所貴愛人以德矯激之行非
生齋日識續

四

義也所貴隨時處中

心須廣大寬平方能看得道理周徧若矜持太
過卽未免爲私意所蔽而囿於一隅矣其不至
於畔道也幾希

皆天也人只順之耳所以極平常不奇特也

大而至於徹天地貫古今小而至於一瞬一息
一塵一絲莫非此理之妙嗚呼至矣

自微而著自虛而實自細而鉅自內而外自近
而遠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如此觀此則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末先後了然矣

疾病窮空中讀易課程久廢所念念不忘者剝之順而止也頤之養正則吉也困而不失其所亨也所欲學未能者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外整肅而內虛靜湛然寂然沖漠無朕是之謂居敬敬則一一則誠矣一者天命之本然也不識敬字無由得一不一何以能誠

閑思雜慮皆欲也無欲則靜此身在大化中與天地萬物訢合無閒其有閒者私欲害之也屏去私欲一塵不滓則內不見

生齋日識續

五

己外不見物浩然皆天命之流行矣

居敬要鬆活愈鬆活愈細密

平旦清明之氣天理最易見惜不能常如此耳瞬存息養保守弗失如木之晦於根也如玉之韞於石也如龍蛇之蟄於淵泉也其庶幾乎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性之謂也

性體難名子思以中字形容之中體亦難名程子以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形容之先賢喫緊爲人至矣盡矣只在人善養耳

道在天壤非人不凝人在天壤非道不立

枯槁寂寞中正好下工夫此易中貞字地位也
見天地之心在此爲萬事之根柢亦在此
學貴乎思然過思則煩且窒而反足以害心唯
涵養最妙涵養久則理自明
常操常存愈寂愈定
孔子言主忠信周子言主靜程子言主一皆著
一主字主者隨時隨地不離乎此也靜時有動
時無不可謂主動時謹慎靜時散漫亦不可謂
主念念不忘存存不已其庶幾乎
內外合一動靜合一方可謂之誠

生齋日識續

能見天理則行事不費力然天理最難見稍有
偏著便失之必中虛無物乃可

終日欽欽如對越上帝則此心通暢和易可以
進於道矣
利害之間幾也幾最微亦最險爲學全在謹幾
人心迫隘最害事迫隘莫道只是氣質之偏乃
私欲累之也苟無私欲自然寬平

自性自命保守之不暇何暇計外物
實見得在我者重則外物自輕牽於物者失其
在我者也

知命乃可以盡性盡性卽所以立命
作事但順吾性而已勿順世情

放得下最難放得下心自然靜
主一者爲學簡要之方也終身祇守此一件謂
之主一

行己須以聖賢中正之道爲法若後儒偏至之
詣容有似是而非者以其名美而效之弊正不
小至圖全也
天理無形而常流行主宰於有形之中

性中一物無有則窮通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

生齋日識續

七

以動其心矣性中萬物皆備則親義序別恭從
明聰皆必有以踐其實矣以復性爲學至了當
亦至圓全也

誠者實理也敬者所以守此實理也誠是本體
敬是工夫

動而後有善惡當其靜則未有不善者也故聖
人主靜此靜字卽人生而靜之靜不與動字對
乃貫乎動靜之中者也靜固靜動亦靜也太極
圖之第一圈○也

存養省察克治都在隱微獨覺處用力

存久自明存處便是明處明處便是存處不存
固無由明不明亦未爲能存也
夭壽不貳格物之極功也能夭壽不貳自能修
身以俟以無有紛奪其心者也
性命之理誠而已矣思誠之要敬而已矣
一者誠也主一者思誠也主一不獨以一事之
始終言實以一身之始終言
大德敦化忠也小德川流恕也忠是一本恕是
萬殊萬殊由於一本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一本
散爲萬殊故曰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

生齋日識續

八

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則誠矣
存心便是主靜工夫

模仿蹈襲者迹也揣測卜度者見也囿於迹則
僞驚於見則虛縱言行無缺猶與自己性命隔
膜真宰凝然有感卽應斯可謂實得矣
氣之動心役之也氣旣動而心不能馭氣則氣
反役心矣至於氣役心則顛倒謬亂無所不至
是以君子貴乎息心息心乃存心之妙法也
不息者命之具於心也然心惟常息乃能不息

靜中體驗覺從前所爲多是意氣用事非徒無

嗚呼此子友方子春先生生齋日識續也先生
有自知錄三卷旣自序之又日識一卷賈君芝
房爲之跋自知錄之作毅然拔俗故多危苦嚴
厲之詞至日識所述則涵泳自得幾於左右逢
原矣此卷成於癸巳之冬見益親養益粹而氣
亦益平語亦益淡焉蓋有宋五子以來名儒輩
出前明二百年中以高明之資直窮道之
閫奧者薛子敬軒高子景逸爲之最卷中言存
養本原與就正錄相似而出之矜慎一歸中正
無偏尤於讀書錄爲近夫以先生貧病顛連晚

跋

一

年特甚而學問日新不已如此孟子有云天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其先生之謂歟廣譽與交未
日久自往歲春正挈家就先生居得朝夕晤對
先生爲展告所蘊大抵與卷中昭合猶憶方仲
夏初旬列坐白華田舍中先生從容出示此冊
且口占命子金鶚續書若干句卽末四條者是
今音容彷彿如昨而談論之樂不可復得曩所
記者亦竟成絕筆矣撫是卷爲反復流涕而書
之道光乙未季春月朔顧廣譽謹跋

